

四書谷問

漢書門  
八六〇  
一六〇  
二〇九  
冊架函號類

八六〇  
二七  
二  
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4
冊數	12.	( 1 )
函號	277	199

277-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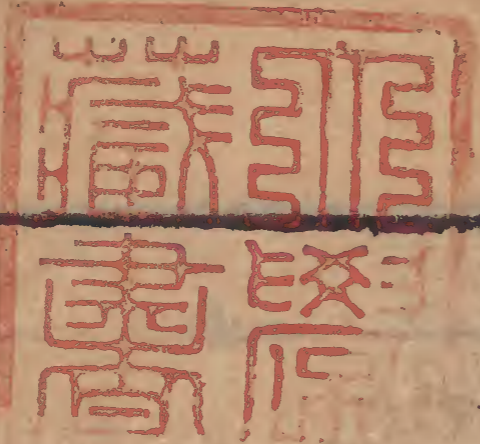


嘉慶癸酉新年鐫

楚沔秦別隱先生著

# 四書難題 問答

文盛堂  
藏板



序

文運之隆由人心正



也人心之正由理學  
明也學而不知此理

卷之二



之全具於心徒務記  
覽為詞章以要名高  
而晞厚實朝之華者  
夕將萎識者久已薄  
之武昌邑令華陰張  
子學優始仕仕而優  
即汲於敬教勸學  
約同廣文顏子營構



講堂齊室下至庖馭  
之區靡不周備以待  
四方之學者聘延西  
陽孝廉秦子勇撤皋  
比而望之席函遠邇  
執經問難者頗衆其  
於四子之書先後所  
論著一以朱子為宗



卷之三  
悉滌俗下講章陋說  
使歸於至當而後已  
曩一見之輒擊節歎  
賞弥日不釋手會

撫軍王公觀風湖北  
拔取武邑生童凡四  
十有四卷嘗語予曰  
惟楚有材武昌殆稱



最矣癸丑秋杪試黃  
事畢汎舟過之恭謁  
官師所新脩

文廣棟宇檐阿嚴整軒

翻計予所歷郡縣莫

能勝也詣講學地多

士鎔濟朗誦鹿洞書

宣揚示夏講經書史



傳環橋門者率皆肅  
然心戰而色懇緬想  
陸主簿說喻義喻利  
之日風微真乃去人  
朱遠曾作記鐫石俾  
後來者勿荒厥緒今  
張秦顏三子哀其年  
來同人問荅編次成



帙授梓行世而先以  
質於予披覽既竟粗  
得梗概益喜其能於  
聖經賢傳無幽不闡  
無顯不微而自永樂  
大全而下語言龐雜  
有誤必顧幾於鍼  
見血棒日見痕矣海



內志進取者盡敬而  
讀之設誠而體之濯  
去舊見以來新意從  
與問塗而造濂洛關  
關之域固自無難寧  
第工於制科之末技  
云爾哉且即與言制  
科本吾明體達用之



胸肖似聖賢之口吻  
而出之舉夫人心之  
所同然者敷暢明白  
高復俊偉弘深挾是  
以狂夫孰奪我鳳凰  
池耶是故理學明則  
人心正人心正則文  
運隆頌者閣部詞臣



駁正留良講義豁人  
心眼而廉訪理學復  
閣博學鴻詞科

恩詔屢下屬在膠庠者幸

際斯時自宜爭相琢  
磨期於言坊行表以  
赴功名之會則是書  
之作其所以薈萃儒



先而嘉惠後學者未  
必非黼黻佐明之一  
助也故樂為序之如  
此

雍正十有二年甲寅春

清明前一日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欽差提督湖北學政新安



凌序

凌如煥題於鄂署

跋

吾師別隱先生天資警敏器量弘深少於書無所不讀長尤精研宋五子居敬窮理勉勉循循數十年卒克與聞夫大道之要其神識所發微顯闡幽見於著述者如四書章句集注曉義近思錄五子類纂朱子教條及家禮



孝經等書業已刊印行世茲編則

先生講學壽昌諸生執經問難答語

也方 誠菴張公出宰武邑時本學

道愛人之身廣禮陶樂淑之化壽昌

人文淵藪 公尤懼道學之不明也

爰同廣文顏君柳次新 黌序立講

堂傲先儒教條詳允 各憲萃多士

敬業其中而延 先生坐皋比行心

傳焉月每尅期少長咸集敬禮

先聖先師宣揚白鹿書院揭示五教之

目與夫爲學脩身處事接物之要遂

出講義三章一則

大清律例註釋一則四書章句集注一則

經傳性理庠內外生及遠方來學者



各質所疑辨難往復自朝及夕翼日  
課藝習射歷三年祁寒盛暑弗輟也  
顧司監司講各有執事又以然侍

先生久謬列司記故凡問答所經罔  
弗分類謹錄而四書答問積久更詳  
彙稿編呈 先生刪訂 誠菴公賞  
玩不釋手嘗欲刊印與曉義近思錄

學書并傳海內會 公以疾終於官

公子金聲敬承先志捐金倡梓屬顏  
君竟厥緒工將半而顏君又陞襄授  
卒不果 先生考終時呼然 近前不  
無微意焉適然 授經襄陽郡署得從  
顏君攜歸殘版而原稿下孟上卷之  
舊存梓人手者散軼不可復得懸賞



數年始於書傭故篋弋獲完璧既歸  
而是書始無簡斷篇殘之恨矣顧其  
間稍有蠹簡空行然上下文義可考  
謹按舊記參之曉義或不刺謬妄爲  
補入僭易之罪自分莫追編旣復成  
因與家弟錫申商共續刊錫申亦欣  
然從事逾歲方竣厥工凡我同志讀  
先生曉義近思錄諸書更得是編參  
互尋繹勉勉循循有以仰窺聖賢心  
傳於簡端未必非賢侯敬教勸學之  
盛心 先生誨人不倦之遺澤也  
先生彌留絕筆云六十年來尚任人  
而今自反得吾真殘編幾卷遺知己  
明月相逢卽後身於戲 然永別 先



生十有五年矣株守舊聞卒鮮新得  
明月長在覲面不逢則是先生行  
道不得吾與而傳道不得吾徒也然  
行自懼矣行自勉矣

大清乾隆十九年甲戌春清明日

受業蕭士然謹跋

凡例

一先生嘗云實學二字朱子一生以之自勉勉人與程子  
天理二字皆是自己體貼出來虞廷一十六字便是實  
學二字發源以後列聖相傳雖大言各有不同要未有  
外此二字者異端俗士何嘗非學只是無實是以不足  
與於斯道夫經以載道學以適道也朱子教人先讀大  
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大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  
其發越然後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所在三其字指  
斯道吾輩讀四子書章句集注具在正好卽注以通經



卽經以通理使吾之心不至懵然而罔覺方好就上面  
涵養進學齊頭着力方成箇澄本端源之學方成箇明  
體達用之士卽以之應科制舉亦自有光明俊偉可愛  
可傳之文見售於有司若徒事佔畢便不知聖賢簡策  
字字都有箇下落實具於夫人方寸之間只爲我這裏  
放倒義理便都不見了只打一聳動義理便都在故程  
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舍此不講第  
於俗下講章覓時文活計正犯朱子所云天下之書愈  
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也既大背乎列  
聖憂世覺民之心則其辜負

朝廷設科取士之意爲不小矣是編滌盡時講謬誤無非發  
明實學全體大用敬述所聞願與同志切己體察焉  
一四書章句集注先生曾著曉義三十卷用古注疏之例  
於朱注字句之下遣以語類或問文集作義疏而諸先  
儒及近時前輩之說有不可廢者間亦采之一句之義  
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而先生神識  
所發足以羽翼經傳者則以某案發之各附於後擇焉



而精語焉而詳爲從來講義所未有久已付之梨棗茲  
編則講學壽昌答學者問是亦孟子五教之一問非一  
人一時或一章多至數條或間章不及一條原無次序  
積久編次成帙觀鳳一羽五色皆備讀者欲窺全豹則  
有曉義可攷

一先生曾謂孟子書難讀朱子信史記以七篇爲孟子所  
自作故直以滕文首章四章及盡心下卷第三十章集  
注門人記者等語爲失則集注雖未及改正而七篇爲  
孟子自作無疑先生熟讀七篇段段得其切處而每章  
首尾照應血脈貫通及全書次序起結相因相成看得  
無一字閒直教念過使人輒醒而其中精蘊多不煩言  
而解蓋孟子辭氣發揚故先生答語尤解人頤如此  
一朱子六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又曰  
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先生曾刊  
有朱子教條一編行世與小學實相表裏近思錄原本  
苦無註解後有解者率多割裂先生病之故於原本每  
條之下著凡朱子之言及於此者低一字略小書爲傳  
問有朱子語所弗及則旁采諸先儒說以當注疏而每



卷之末又采朱子之語之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亦頂格大書之爲經先生低兩字雙行小書爲注甫五閱月而書告成茲編所引文集或問語類什常八九隨問隨答毫無擬議蓋由先生心通乎道於聖賢微言有默契焉者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若此是則所引雖曰子朱子之語而實皆先生之心雖曰先生之心而實皆聖賢所傳一致之道若以是爲纂集舊說不見新奇可喜則買櫝還珠之見亦未之近思耳矣

一先生嘗教人曰學要有覺然不疑先無入頭處當年朱子或問一書未要人看有疑處方可去看又引朱子曰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了三朝五日方始與他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思慮不透處而今都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先生蓋要人於日用間就所見所聞審思明辨以求夫至當之歸諸同人經先生切要指授於四子書煞是疑過來方會請問發出先生胸中如許精蘊若於四子書不會疑慮自執舊見則高頭講章展玩已足卽度閣此編未爲不可



一朱子讀書於字畫音韻之細亦必盡其精微先生曾著  
字典韻箋六十卷嗣刊行世而凡有著述雖稿本悉遵  
正韻是編原本字畫無譌因書傭匠梓不克如意字裏  
行間都非本來面目不能盡行改補幸為明道解惑之  
書 有道者應別有特賞耳

受業蕭士然謹識

四書答問總目

一卷

大學上

六十七條

二卷

大學下

八十三條

三卷

上論上

九十八條

四卷

上論下

一百一十七條



五卷

下論上

九十二條

六卷

下論下

九十三條

七卷

上孟上

一百三條

八卷

上孟下

四十三條

九卷

下孟上

八十一條

十卷

下孟下

一百七十三條

十一卷

中庸上

九十九條

十二卷

中庸下

一百二十七條

總共一千一百四十六條



四書答問總目

終八十一

四書答問卷

新安凌老先生大人

三南魯老先生大人

鑒定

沔陽顏 星柳次校

華陰張 慄子慎訂

沔陽秦士顯盤仁著

受業蕭士然向藜編錄

後學蕭行玠錫申續刊

大學 大音代

問大學二字。講家有云。對曲學異端言。有云。只對小子言。大非其學大。以其年紀大也。又有調停兩可之說。謂既成



箇大底人了。便當進於明新止至善之事。雖天地合德之大人亦不外此請正。傳揚休。

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地制也。篇首大學二字。此書名也。聖經章首大學二字。以學術言。註故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蓋修己治人。乃有天下國家之責。而爲大人者之事。較之小子所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爲道有高下淺深之殊。故先王教人之法。幼時則使之習於小學。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既長則進之於大學。使之有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此所以均是人而獨爲大人也。樊遲請學稼。孔子斥之曰。小人因語之以上好禮義。信則民莫敢不敬服用。情禮義信大人之學也。好之卽明明德也。敬服用情。民各以類應。卽新民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皆未嘗以大人爲成童之號。而亦未嘗遽以爲是與天地合德之大人也。故以大學對小學言者。爲古人教人爲學次第本如此。或問之說可據。若以年紀大小而謂大人對小子言。則其失遠矣。其曰大學對曲學異端而言者。於義猶近。



孔子蓋深慮夫世之君子不知古大學所以教人之方而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或出於旁徯曲徑以至於去道之遠欲作此篇以詔之如管仲之徒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也如二氏之徒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也如文中子之徒畧知二者之當務而安於小成狃於近利不求止夫至善者也訓詁之學則有若鄭康成劉原父之屬詞章之學則有若韓柳歐曾之屬皆不知大人之學本末兼該終始完備是以讀書愈多而理愈厭為文愈工而心愈放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之大人朱子序文曰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其傳謂何傳末所云君子有大道是也大道者所以明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之術也有大道則居大位而為大人然非學古必不能有獲也是以先王有大學之法是以孔門有大學之書

問大學一篇外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何以盡其節目之詳語類云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此解甚明而蒙引



發之曰。是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規模之大。若以三綱領為規模。則其實就是八條目矣。何為大。何為詳哉。此辨反生人惑。且又未疏出內外二字之旨。徐斌

明明德當止於至善。而不安於小成。新民亦當止於至善。而不徇於近利。如古人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其規模之大。學者須先識得。至於求知所止。與夫得止之序。節節皆有工夫。無所不用其極。此謂節目之詳。規模曰外。節目曰內者。統德業事功而言。其大無外。故曰外節目詳密。便是規模裏面工夫。故曰內語類引通書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辨學二語。以明之。固非以在天下為外。在己者為內。而兩面對舉也。蒙引誤將三綱領分看。故不肯以之為規模。殊欠子細

### 經一章

問大學之道。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蒙引則曰。方法即道也。序文云。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古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此說今皆宗之。如何。虞宗舜

大學之道四字。直貫通章。而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如何說



是大學之方法。連下八者亦是條目。不是方法。之道字猶易。大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天地人三才。其道理是如此。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此二字重了。若以道爲方法。則似不重在大學。而重在示人以方法。不且誤乎。又如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謂學問之事多端。而究其理。則非有別底。只在於求放心。故前輩云。道以理言者。頗是。因此又引孟子行法集註。法者天理之自然。則并法字之義。都混作方法之法矣。序文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云。孔子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蓋先王之世。教人以德行道藝。如周禮所載。乃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憲章文武。誦其法而傳其道。作此書以詔來世。蓋法裏面之要旨也。夫豈方法之云乎。○東陽許氏解作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亦非也。孟子集注曰。道則其進爲之方也。此章下文知所先後。正是進爲之方。以此深造。則去大道不遠矣。若明新止至善三者。斷不是大學進爲之方。

問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全黃氏謂虛靈不昧。釋明字。具眾理。應萬



事釋德字具眾理者此德未發之全體應萬事者此德已發之大用盧氏謂虛者心之寂明存於中靈者心之感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陸稼書駁黃氏說謂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眾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因取淺說明德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李岱雲駁胡雲峰輩以虛靈不昧為心具眾理為性應萬事為情之說而言虛靈不昧是統體解明德具眾理應萬事是分說明德之體用又曰惟虛故靈惟其具眾理故能應萬事則仍與前黃氏盧氏之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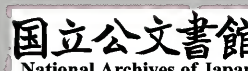
異而大同疑亦未的如何周主人

朱子小註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內却又實而不為虛禪家則以虛靈不昧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按朱子自謂大註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今只當以此條為宗更參以語類各條則眾說之是非得失可辨矣如云明德者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又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所以只虛靈不昧四字已說盡明德二字之意而凡以虛靈不昧為心與謂此四字只釋



明字及以虛為心之寂靈為心之感者。謬可知矣。又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原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便有那孝出來。向君便有那忠出來。這便是那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又曰知覺是心之靈。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按理本是箇光明底物。事初無暗昧。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得之則為德。以具眾理而為體。應萬事而為用。皆此虛靈不昧之心。統之何有不明。故曰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

用在內。却又實而不為虛。黃氏乃以其眾理應萬事為釋。字虛氏又分虛靈為心之寂感。而曰唯虛故具眾理。唯靈故應萬事。淺說則曰虛而且靈。條辨又曰唯虛故靈。將章句的確渾圓之解。翻得破碎支離。其謬又不可勝言者。良可嘆也。問具眾理應萬事。既是包體用。則以具眾理屬之虛。應萬事屬之靈。似亦正當。今關中李儼則檢出同鄉王復齋先輩語錄。亦祖述王溪。虛氏之說。故凡為之徒者。皆深信虛者其體靈者其用。而不肯以靈為德之本體。奈何。蕭士然且問此德之光明是本體乎。抑非本體乎。如果是本來體段。





恁地光明。則虛靈乃光明之注脚。而不昧即虛靈之注脚也。  
 虛靈兩字。分開不得。未有虛而不靈者。未有靈而不虛者。而  
 靈字尤要。書曰。唯人萬物之靈。圖說曰。唯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補傳曰。益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或問曰。心雖主乎一身。  
 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則虛靈乃心之體。而靈  
 非用之發。亦絕無可疑矣。且大注曰。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小注發之曰。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  
 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稟  
 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  
 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是此心之靈。具有眾理。而為  
 酬酢萬事之主。非獨以其體之虛也。大注接云。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小注發之曰。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  
 不得。必有時發見。此段言靈是本體。更已明白揭出。則又安  
 得以其鄉先生承譌習陋之錄。而轉疑大儒金科玉律之文  
 哉。且此方言人之所得於天者。其虛靈不昧之實體。足以包  
 夫全體大用。而非他家之以空寂為性體者可比。尙未及乎  
 心之寂感。情之未發已發也。而或遂以具眾理為體之存。而  
 屬之虛。以應萬事為用之發。而屬之靈。此處一差。餘將無可



言者姑爲辨而存之。

問上一箇明字註曰明明之也。又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按或問曰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竊思善端之發甚微須因此下工夫方得復其初如何卽此有覺之頃便已本體洞然如見孺子入井此時惻隱之心豈便與聖人無異與。彭澤

此德乃天之明命而具於吾心者氣稟拘之旣偏而不全物欲蔽之則昏而不明然拘之蔽之非能遂滅息之也故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固不待孺子入井等事而始發也卽如見孺子入井時納交要譽惡其聲之私都未上來雖聖人怵惕惻隱之心豈有過之只此便是德之明處但少間而三者之私復起而蔽之矣且如父母之前雖至不肖之人親愛之意亦必有時抑遏不住而隨明隨滅洞然之體仍隱在那裏無由現出光采要緊是因其所發一因字所發非難因之實難是以大學教人必使之因其發處識認本來全體便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卽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如是則



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矣。體全而用之大不卽在於是乎。故曰明明德者新民之本也。

問一日之間其發無時無數何也。  
願懋忠

謂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嘆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又如今人做得一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又如當惻隱而殘刻當羞惡而貪昧當恭敬而怠慢當嘆慕而嫉忌。這是發得反了。若此心打一聳動覺其不是便劫轉來卽是明之事。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補傳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已至於一旦豁然貫通則復其初也。

問明明德之事看來知較行似重些。  
孟叔儒

朱子謂格致誠正脩五者闕一不可。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蓋若行得不分明則明德又暗了。所以傳之七章八章又說不知莫知。

問大全饒氏謂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



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此說如何。周聯奎

明之功。因其所發而推廣之。使其知處分明。因其已明而實致之。使其行處分明。日用動靜之間。氣稟物欲二者不得而累之。則我之所得於天者。其光明依舊光明。所謂明明德也。然須是使之無時不明。方為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若如饒說。更不須止至善一綱領了。看語類云。格致是要知得分明。誠正脩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工夫無間斷。使無時不明。始得

若知有一之未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即是盡明明德之工夫也。此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止至善之事也。如顏子心不違仁。能明其明德矣。而三月之後。未免畧有間斷。是猶未止於至善也。四勿之訓。正教之以止。其餘日月至焉。能造其域。不可謂未明其明德。而不能久。則知止尚欠工夫。德雖明而未復其全體。所謂具體而微也。

問語類說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似與大注又當二字不



協周弘濟

如荷蕢丈人之徒。潔身自愛。甘棄斯人。而與鳥獸同羣。此豈  
大人民胞物與之學。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而大註  
以又當推以及人者發之。然既自明其明德。則人便自觀感。  
化其氣稟物欲之昏。而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  
之所當為。親而家人如是。疎而國人亦如是。至遠而天下亦  
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同明其明德。此雖另是一件事。要  
只是舉斯心而措之。初非有所付畀增益於是人也。

問蒙引講新民兼養說條辨云。只重教不重養。語類所謂

禮樂法度政刑俱指去舊汚說。貼教不貼養。不得以補出

為周密王度光

天降下民。作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分明是一絡  
索事。那有兩項。語類云。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  
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  
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  
須聖人為他做也。蓋如教之養老。便須制其田里。令他八口  
不饑不寒。而老者乃無凍餒。如教之祭祀。必須大其黍稷。令  
他百室盈止。寧止。而古人乃可似續。此皆天做不得底。全賴



聖人做得妥貼。方還得天賦予人底許多道理。嘗觀詩。豳風。七月一篇。歌農事也。朱傳載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然則先王治之而遂其生養。教之而篤其恩義。其事原相表裏。非有彼此。如一賞一罰之各爲一事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水火木金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安有養而不教。教而不養之理。且舊染之污。亦因迫於饑寒。而然。所謂苟無恒產。因無恒心也。乃謂法度政刑。皆誦教不貼。養其謬妄。何如耶。○又疑既庶。加以以富。既富。加以以教。兩項明分先後。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解云。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于其家。則此人必將陷于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答曰。教民不出孝弟慈三者。制民之產。便是使之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所謂絜矩之



四書卷之六  
道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節次久已成矣。先  
有以化之。而後有以處之。厚其生。正所以復其性。故方其富  
之民。已有恒心。特設庠序。明禮義。則是品節制度之詳。其事  
為稍後。所謂齊之以禮也。舜命稷契。自是一時事。豈是飽食  
煖衣。逸居許久。而聖人見其近於禽獸。而始憂其無教耶。此  
在眼前實事。無甚奧義。奈何執持偏見。而強書以就我也。

問明德至善之分如何

張世治

語類明德統言已之所得。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  
隨事而在。處按只是這箇道理。就此心所得於天本來光明。

無些子昏昧處。而統言之曰明德。就此理散於事物而隨其  
所在。莫不有一當然不易之極處。而指言之曰至善。這兩字  
善字輕。至字重。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所以是人之所當止。  
如緝熙。文王之德之明也。敬止解為無不敬。而安所止。明德  
止於至善也。仁敬孝慈信。隨其事之所在。而指言之也。至善  
隨處皆有。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  
處。

問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小註未至其地。則求其至  
既至其地。則不復遷動。而之他。時解曰。初間求至。重知邊



後來不遷重得邊呂講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甚鶻突如何張元錦

知與得相因見未到十分好處做亦不到十分好處如此便住不可謂止知到此更須時時加察存養將去若不

能守得牢固亦不可謂止守即所知之理知即知其所守之理求至重知不遷重得皮膚上說話耳

問新民之目始於齊家人亦曰民何也大全吳氏季子以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為新民止於至善只豎說不橫說如何柯禮

民猶人也非專指羣黎百姓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此新民之說也齊家有齊家之至善治國有治國之至善平天下有平天下之至善都要做到極處家之倫理少有未正恩義少有未篤便非止處國之仁讓少有未興天下之好惡少有未同便非止處謂齊治以天下平為止至善者非是但始於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即是盡新民之工夫也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其此之謂夫問知止之止與上文止字不同蒙引上止字以工夫言此





止字以實理言。時解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知止卽是知至善。然否。王宗昌

至善者理之極致。隨事而在。格物致知。便是要凡物都窮到極處。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不曰至善而曰止。蓋會眾萬至善而爲一。乃爲所當止之地。注不曰卽至善而曰卽至善之所在。蓋指那上面源頭處而爲言也。致知則不惑。知至則知天命。凡天下事理當然之極。只是一箇天理貫將去。故語類曰。至善善字輕。至字重。知止則止字重。言知其所當止也。人心莫不有知。但不下格致工夫。雖知善之當爲。而不知至善之所在。則事事物物昧於所當止之地。私意未便脫落。安能定靜安慮而得其所止乎。止字之義極精。如李見羅輩認作寂然不動之本體者。固謬。但謂卽上文止於至善之省文。而混作實理。抑又誤矣。

問語類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上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又答李敬子書云。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陸稼書因謂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如何。周士鈞



此是說未知止以前做工夫。亦有知處。亦有定處。本文曰知止。正是盡底都曉得了。如何不作一貫看。朱子云。知止處是工夫。豈謂上面已有格物致知一段事了。至善隨事而在。格物時其知零碎。亦至善也。久之脫然貫通。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至善之所在。此時私意脫落。本體光明。是以志有定向。中庸語類云。未知天見得頭緒多。既知天道理。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正此意也。或疑或問。有定理之說。與大注志有定者不同。不思或問。明云。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指志乎。志是心之主宰處。與意迥別。孟子曰。志氣之帥也。志一定。下面事自然相因而見。

問定而后能靜。有定是志。志者心之所向。又說心不安動。此其界分如何。周士鉉

定如水之動。方定了。靜則定得來。人物不能撓。天下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若此一件理會得。別有一件更理會不得。記此。又忘了彼。是無定向也。定是見得凡事物上。皆有箇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如說事親。便見得決定要竭其力處。說事君。便見得決定要致其身處。雖千頭百緒。只這箇定理。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靜只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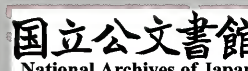


自家一箇心上說。既定於理。心便會靜。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事無定理。有定。定是理。故用有字。以下則滔滔然自會如此。故皆用能字。

問靜而後能安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語類云。這箇本是一意。何謂也。  
葉德涵

若如大全吳氏以萬感俱寂一真自如者說靜。則與安字另是一意。靜是所見既定。此心更不動。搖走作處。山林亦靜。處市塵亦靜。安是隨此身所值之位。更不動。推艱危則靜者。廣無所適而安靜。固安動亦安心。若不靜。既要如彼。又要如此。則此身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所以說自是。一意。但靜是心安是身耳。存疑謂靜是知邊。吳氏不當說作行邊。愚按吳氏竟是禪家無象光中。大自在之說。未嘗不在知邊。而其失甚遠。

問朱子謂定靜安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后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任了慮字去。得字甚近。非顏子不能之。如何見得顏子能慮處。此一節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到能慮處。豈更有工夫耶。  
周廷魁





朱子說知止至能得是知至意誠中間事。慮謂處事精詳定是理靜是心安是身皆未事時。知得事理至善之所在。自然有定能靜能安。及事至物來。乃能慮。慮謂處事精詳事。或可好者。或可惡者。及心與之接。則如忿懣等事。身與之接。則如親愛等事。慮字尋常訓作思。此處更重。似思字。蓋卽下章大注。幾箇察字是也。精者。察之細詳者。察之密知至了。若臨時不能慮。便安頓得不恰好。身安固自能慮。不待六段更着工夫。然到此自須再審一審。語類云。安而慮。便如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裏。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上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秤停輕重皆相當矣。顏子於天理人欲之界。久已判然而視聽言動之項。其至明之識。又有以察其幾。其至健之力。又有以致其決。夫子所以稱其殆庶工夫。只在先明諸心。知所往。上若不如。此自家先已紛擾。焉能慮。不慮。則必蹉過事理。焉能得。故曰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畧有漸次也。

問存疑謂能得前屬知。能得後方是行。如何。朱大受  
慮謂處事精詳。已是行了。能得下註云。意可得而誠心可得。



而正身可得而脩是也朱子嘗曰誠意正心便是行

問知止能得或云兼明新說或云不必夾入新民又有云

並不必貼然明德以孰為當柳如恭

語類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已之功亦備矣又要

明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據此可辨講章之謬

問朱子謂學者工夫却在上三句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

要去新民如何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

却未甚要緊竊疑既不甚要緊何故綴此節五句劉光壁

或問云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

也語類云只是在止於至善而不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故

言只要知其所止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定靜安慮自是效

驗次第如此但說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究竟知止工夫

却在格物上以其只說效驗而無工夫故曰未甚要緊然若

非此一節人必無緣曉得物格知至實是明明德於天下底

第一關鍵秦漢以來賢君亦非全然不知明明德新民只因

知其所止者鮮是以二帝三王之道只支架過了千數百年

而未有其極者朱子與陳同甫辨論往復為此耳

問三山陳氏曰新民自明德而推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

四書各問 卷一 大學上 朱子講學



之本。能得原知止而致此知止。所以爲能得之始。蔡虛齋曰。只下箇本末始終字。而先後之序。自昭昭矣。通節皆示人以先後之序。此盡得結上文兩節之意否。彭紹湯物有本末。結在明明德。在新民二句。事有終始。結在止於至善。及次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總結上兩節。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在內者爲本。在外者爲末。大學之爲物。有本有末。必不缺一。若舍本而務末。則管晏之學也。若專本而棄末。則佛老之學也。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始以始其終。終以終其始。大學之爲事。有終有始。必不偏廢。若無頭而尋尾。則告子之不動心。象出之言。操存是也。若有頭而無尾。則如王適之畧。知明新而安於小成。徂於近利也。此二句。結言功不可缺之意。更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方結言序不可紊之意。然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本處有工夫。末處亦有工夫。但必先求知夫至善。而後求得夫至善。非謂只當用力於所先。而自收功於所後也。亦非謂於所先者。做得盡了。方可從事於所後也。前輩說上二句。便云由本及末。自始逮終。便失經文兩有字。章句四爲字之旨。到知所先後。則又似先務爲急之義。而書理塵封久矣。願同志者一爲洗之。



問知所先後。大全黃氏謂此知字淺，只是識得箇爲學之道。竊思經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與大學之道字未解，是同是異？若同，則知所先後不止於近道；若異，則知得尚淺。如何便能近道？徐 救。

此道字至廣大至精微，乃古昔神聖所以繼天立極，歷代相傳之統緒。韓子所謂軻死不得其傳者，固是無邪。知止能得底人，却因爲學之始，難得知所先後，則進爲不得其方，雖有精神氣魄，或其勤倍於小學而無用，或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是以去道日遠耳。此知字雖不是知至之知，然知至之知，卽是此知，但就發用之初而言，其所知者方知先後之序耳。從此尋向上去，自能下學而上達。故曰：近道中庸，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便可與入德。與此正同，未可淺看。蓋知得明德之在我者，當有以明之於先；知得明德之在彼者，當有以明之於後。知得二者，當先求其所止，而後求得其所以止。因而先者先之，後者後之。卽孟子所云深造之以道也。如漢之董子、唐之韓子，猶或難之。况紛紛餘子乎？孔門如子貢，由多學識而聞一貫，因言夫子之文章一段，而嘆聖人之教不躐等，可謂近道者矣。漆雕開能見大意而篤志於學，亦其



人也

問大全盧氏謂一先字起下文六先字一後字起下文七後字陸稼書仇滄柱兩先生皆辨其與章句不合後來講家謂此是大綱之先後下是條目之先後經文非有意起下而脈絡亦自貫通盧說當存之如何王封履

看或問於此節曰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則其進為有序於次節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則幾箇先後字自上文說下盧說未為謬也

問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是要見新民是

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東陽許

氏說足盡此句之蘊否李之華

此句承上文則近道矣道字來是要人識得此道外面一箇規模本如此之大蓋天道賦予於人而人得之為德無一人不是這箇光明底物事則非有我之得私也故在我者既明則必使天下人之同有是明德者皆如我之有以明其明德而不至甘心迷惑沈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方為能盡此道之本量而無有虧缺下面却節節推出工夫來以實之又不僅是一箇空規模為學若無這規模次第便入計功





謀利之私。徒以法度政教把持天下。是謂天下國家可均。而以語夫明明德於天下。則未也。此漢唐賢君之治。所以不得比於三代之隆也。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即指古來聖君賢相否。周智存

大學之教。為天下後世之學者而設。此泛言古之君子。豁然大公。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朱子文集有云。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此大學一書之本旨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分道。本末異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據此。看周子說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其言蓋若合符節也。

問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鄧定宇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然否。汪濤

按曰。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則其亦必能知是理。雖不言可知矣。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朱子曰。所謂仁者。舉一世而言。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











與下文一般說陸先生疑此為記錄之誤如何。雖非真意者心之所發。知者心之神明。若不能使其知。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必先致知。知與意雖同出於心。而誠與致。固各為一條。目而自相關。物之理具於一心。心之靈管乎萬物。若不能使物理精粗表裏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在於即物而窮其理。知與物雖只是一箇。而格與致亦各為一條。目而不。同。主伯安致良知而不窮理。便少了格物一條。自是以所

致之良知亦不能有以誠其意正其心而脩其身。故在字較欲字先字。雖緊得些子。固是總明彼。即曉此。然一彼一此。則亦安得謂其毫無分別哉。孟子所云盡心。即知至也。知其性。即物格也。先儒固曰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惟一而二。故致知格物是兩條。目。物格而后知至。與下文而后文勢一般。說惟二而一。故下不得欲與先字。而直曰在。朱子兩說似異。而實同。只要細心理會。

又曰物格如曾子之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至於真積力久。而唯一貫。則所謂而后知至。語類曰。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



事一物在。到知至。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蓋見理而不見物。故意可得而誠。慎獨之功。不待勉強。他自肯去做。而自欺之私自無所容。好善惡惡無少不快。不足於心矣。

問語類格訓盡也。又訓至也。大注只用至義。言欲窮到極處。解致字却用盡義。言欲推到盡處。竊意致吾之知而知至。致當是推到至處。今註不然。必有意思。顏懋忠

物本有當止之處。謂至善之所在也。善字輕。至字重。所以窮究物理。必要到至處。若十分只格九分。有一分未到。亦不爲格。故格訓至也。便包得盡義。窮一事理毫髮都盡。又萬事萬

物。勢難格盡。至於用力之久而豁然貫通。則凡物之表裏精粗。固已無不至矣。若夫知則其體全。而用大有生。以後爲他物所蔽。而今因其已知處。推開去。若只一事一物。推到至處。則其知必有不盡。故必推而極之。欲其皎如日月。而容光畢照。則心乃復其全體大用之初矣。注知至曰。知既盡。蓋用孟子盡其心之盡字。物格而后知至。猶知其性。則知天矣。朱子前看至字作切至之至。謂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後來答黃直卿書曰。至字只該依舊爲極至之至。已包了切至之義。未嘗不與誠字交關親切也。蓋知既盡。則志定心



靜身安而能慮。慮如易所謂研幾。知至至之。可與幾也。語類  
嘗設譬曰。如一條燭在中間。光明洞徹。無處不照。雖欲將不  
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是著他不得。此說知至而後意誠  
交關處。極透快矣。

問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知至與知止。文義似別。如  
何。顏懋惠

語類說得分明。知止就事上說。止字重。謂知事之所當止。知  
至就心上說。却是知字重。謂心之知識無不盡。時講於此二  
處。字義輕重倒亂。所以書旨不清。

問知既盡。則意可得。而誠講章謂此與下雨可得字。皆見  
得節節有工夫底意思。但看或問云。知無不盡。則心之所  
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及解下二句。又都是如此了。便  
能如此之意。奈何。汪經國

工夫在上節內。此節覆說上文之意也。上節言進爲之序。見  
得大人之學。初頭便是。要明明德於天下。而推其工夫節次。  
緊要只在格物致知誠意。迤邐做去。乃綱領中之條目也。此  
節却從物格知至。一節一節反說。到天下平。以見知止后能  
得之序。有如此者。物格而后知至。可見知止上面有格物致



知工夫。知至而后意誠云云。可見知止爲始。而得止內明明德。新民皆有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而后字說太快。不得太快。則似只一知至便了。然亦不是做了一節更去做一節。所以大注下可得二字。得字卽能得之得。可者容易之謂。知既盡。便自然甘心。肯去慎獨。自然便能勿自欺而必自慊。不待強捺他去。誠其意而后心正。而后身脩。亦是如此。到齊治平。則舉而措之耳。其措之而宜。亦各有節次。但更容易。不消大段用力矣。工夫只在致知誠意。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兩節若打得透。已自是箇君子。斷斷不是小人。君子卽大人也。

問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其界分交關是如何。劉子溪  
知與意同出於心。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爲。此知與意之界分也。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此意與心之界分也。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修。是內外都盡。此心與身之界分也。得其界分。則其交關處可得而詳矣。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故曰知近性。近體而主於別識。好惡情也。已發而爲用。意指此處看。情如舟車。意如人使舟。



車一般。故曰：意近情近，用而主於營爲。知至則知性而本體光明於事物上。天理人欲，別識無有不盡。則凡情之用，其營爲謀度，往來自能審慎而有真無妄。如是念念相承而無有間斷，心亦能正身亦能脩而明明德得其所止矣。按身若不對心而言，則身便統心如傳中所藏乎身與中庸誠其身之身字是也。心若不對意而言，則心該貫動靜不專指體看。如補傳人心之靈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之心字是也。心廣體胖，心不在焉之心字皆是指體看。

問中庸真德性而道問學大注以爲非存心無以致知似

格致之先更有存心一段工夫而大學格致之後何以

有誠意正心兩條目也。蕭士然

古人前面有小學工夫，則既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箇大人底坯璞子。及長而入大學教之以格物致知，是就上面更治出精采來。後世無了小學，卒然使之做大學工夫，全然無入頭處。程子是以帶補一敬字，蓋必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方能尋向上去格物以致其知。誠正以脩其身，不可說能存此心以致其知，便不消得誠正克己之功。乃知至以後事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大學上



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於敬者。存心致知，雖是兩項，而交養互進，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未有廢其一而可飛可行者。語類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答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未能齊家。且待我修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推其序次，須著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去，則一齊做始得。然則敬者，所以存心也。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格致以至天下平，皆少箇敬字不得。此八條目內之樞紐也。若不能存得此心，則八條目只是一段說話而已。

問：大全吳氏謂天子有天下者，公侯有國者，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時講謂天子有天下者，庶人有家者，自以至於四字，包公侯卿大夫士之有國家者，孰是？

蕭士然

此皆不讀或問及序文而有此謬論也。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及凡民之俊選秀異者而設。方入大學時，皆未嘗有天下國家，而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如元子則將為天子，眾子則將為卿士。



外爲公侯而公侯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則將世其爵祿至於庶人則國之俊士選士他日言揚行舉亦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農工商賈入口之家者其人亦與焉故一切皆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而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斯爲端本之學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必能使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而三代之治隆俗美可再見也

問注云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大全陳氏曰此字指修身陸稼書曰修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如何曾見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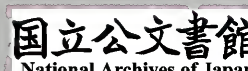
此字指所以脩身者而言直指修身其義難通看傳文言孝

謂慈君子之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則可見矣

問齊治平以修身爲本結上文之意似乎已足更用反言

兩層以結之其旨云何王植爵

天下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每不反躬責已而怨天尤人曰其本亂則亂機發自一人而家國天下乃其應也本何以亂無格致誠正四者以自脩也不知本末之先後者也卽或權謀術數法制禁令亦足以均平天下然無關睚鱗趾之意而欲聞父母孔邇之仁則斷斷乎未有也此可見新民亦有先後不先其本則末上事亦失其序雖欲近道無由矣聖





人立言。滴水滴凍。毫無滲漏。其妙如此。

問章句小注。言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自見。今不

盡釋也。竊看大全講說。多未及此。幸畧指其梗概。如何。路

曰。不盡釋。則非全未釋也。首二章淺深之序。見於或問三章

則詳於大注。六七章後面小註。亦所以疏其文理血脉。語類

云。這道理是一絡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又云。大

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嘗攷前輩諸說。通以管見。如首章

結言自明。二章接言自新。三章釋止於至善。二章先結言用

其極。三章結言君子賢親小人樂利。四章便引使民無訟。五

章釋格物致知。四章先結言知本。六章單釋誠意。便通格物

致知。自欺自慊。便接自明自新。自脩。結言心廣體胖。又通到

下二章。至好惡字。則直通到十章。七章言不知。八章亦言莫

知。結言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九章便接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十章興孝興弟。便接九章之興仁興讓。此其文

理接續處也。至於所謂血脉貫通者。如絜矩則貫恕字。民之

父母。則貫若保赤子。辟字。本八章好惡之辟。外本內末。與諺

語。貪得無厭之意。通。好惡拂人。與諺語溺愛不明之意。通。前



引明命新命。末引克配上帝。峻命不易。惟命不于常。前言為人君止於仁。中言堯舜帥天下以仁。桀紂帥天下以暴。末言仁者不仁者。前言為人臣止於敬。末言秦誓及孟獻子曰。以發經文壹是二字之旨。前言孝慈信。末言老老長長恤孤。前言敬止恂慄。末言不可不慎。先慎乎德。前言威儀。末言其儀不忒。凡此皆共血脈貫通之處。而深淺先後精密之妙。自可網加玩索而自得之。愚不敢妄為之說也。

傳首章

問克能也。語類云。克字重。似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僕

見得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夫文王之心。渾然天理。無待於克之。而自明者。今必要將克之說得有力。何也。蕭道所謂克字有力者。以聲響言耳。非謂著工夫也。故曰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如此則文王之明德。安其所止。都合在克字中。然傳文引此方是通論明德也。

問新安陳氏謂明命即明德之原。東陽許氏謂明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所以當顧諟。是否。頤崇桂

天之明命。此以在人。天之天言。乃我之所以為明德而至善之所在也。視聽言動。以及一切事。皆天也。不得指言於穆之天。



而以爲德之所本如許說又似言燈在火裏面不亦謬乎語類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命與德皆以明爲言是這箇物事本自光明顯然在裏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按顧諱天之明命只是常存此虛靈不昧之心而已靜時湛然清明不憊地昏困動時隨事順理不憊地紛擾又費得幾多工夫他本自光明燦爛只要人自常常提撕省察便是所謂常自在之也蒙引說目字虛活緊帶着在字讀極是愚按諱循此也乃指物之辭當連著天之明命讀其曰顧諱

則是或曰審也之意前說較精

問吳季子謂人皆有德惟堯則峻今以光被四表格于止下觀之則高天可想矣蔡虛齋謂光被二語是說出外來非明峻德正意如何史載

德之爲體本自光明高天人人所同得於天者也正所謂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也若唯堯獨有之而以之教人則是強之以其所本無與自明之旨相南北矣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固是說出外來然道合內外德包體用彌綸六合貫徹古今明德之峻與天無極堯克明之是謂止於至善帝



典初未嘗涉入新民境界。蒙引說誤。

問皆自明也。盧氏以為仁由已釋之。蒙引非之。謂著此句

以別新民。講家或謂自字重。或謂自字輕。或謂重皆字。或

又謂只重明字。曾見龍

一句書才四字耳。又一也字。是語詞。乃不求其意義。切已體

認。却從三箇字上議。輕議重。幾於聚蚊成雷。甚可笑也。合四

字。方成一句。只有一箇意思。便也字亦輕不得。若無也字。便

不見當日引經贊揚提起。此一事。使人常惺惺著之意。此句

后所引三書之言。原不曾論三聖。蓋謂經所云大人之學

在明明德者。非是強人以所本無也。如康誥太甲帝典云云。

皆言已德。本明。眾人多自昏之。古之大人。只是能自明之。無

少虧損。初非有所增加也。此是要人見得明明德。是為己工。

夫那箇事。不是己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外面請入來。底

如今都鶻鶻突突。不覺得自家有這光明高大底物事。正如

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猛勇奮起。這身要得出來。始得

而今都只汎汎聽他流。將去傳文本旨。蓋如此俗講紛紛。皆

不足辨。只當以朱子語為宗。

傳二章



問語類苟日新一句是大學入頭處苟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方能接續做去又引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看來兩下都重稼書曰總是一箇顧諟天之明命似爲得之胡雲峰謂苟字是工夫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漏却日日之義似非蕭上然

胡氏說不唯漏日日句又日字連讀不當斷且又日新連上日日新急讀正是無有了期之意而指爲其終亦非也書云終始惟一乃自始以要終非據終而原始也苟日新一句最

重打透此關方真能奮出污染之中依舊斬然一箇光明燦爛底下面只要存養將去發時便加省察或問故曰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至字卽下極字

問振起其自新之民許東陽言民心皆有此善才善端發見便是自新之機時講謂本有此新底道理只提撕警策便興非必待其善心發見也黃洵饒言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時講謂井田在先不爲作新民而設不當補出如何顏懋忠

明德本體未嘗滅息時有發見在我如是則在民亦如是在



我者既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則民之同有是明德者。不當聽其溺於卑污苟賤之中。亦必因其所發而有以鼓之。舞之。使之振奮踴躍。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或問曰。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蓋傳文引此於盤銘之後。文王詩之前。所謂作者。只重上之人。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善心。而不能已。如九章所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是也。黃氏遽及於井田學校。非是本節之旨。而駁之者。乃曰。井田在先。非爲作新民而設。則其謬爲更甚矣。不知

此只是化之。那是又有以處之。到得井田學校。皆具則是新民之極矣。所以下引文王之詩。此深淺先後之序也。

問陳北溪謂第三節是新民成效之極。陸稼書謂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時講謂曰。始受天命。見不如此。則天命難受。又謂可見不受天命。便不算新民之極。諸說彼此不協。竊疑之。孫曰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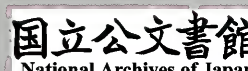
不當作成效看。陸說頗是。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卽此便是天命之新。蓋自新其德。而民亦丕變。則是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是而天下之人皆歸往。



之。便是天命之安。得以天命之新。而始為新民之極也。大注始受天命始字。不是重難之詞。詩傳云。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經學不通。而講四子矣矣。問文王未嘗即位。而曰其命維新。想只言其理耳。曰周有天下。其得天命。實始於文王。或問云。蓋民之視效。在君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君民天人本同一體。感應呼吸。捷于桴鼓。其命維新。只在君德民德上。驗看有是實理。卽有是實事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豈虛語。

大全載朱子一條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新命。存疑云。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天命。然後新民之事盡。時解都用此說。當否。談有典

大全所載朱子說。不見語類義。亦偏駁。不合章句。與或問蓋假託也。己德既新。民德必新。自新之極。豈以能新民為驗。民德既新。便是新命。新民之極。豈以新天命為徵。如存疑說。則伊尹之志。顏子之學。皆難信其盡。夫自新新民之極矣。豈不悖哉。味無所二字。蓋言自新新民。皆有許多事。一一都要盡。





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之私。凡願治之主。志學之士。皆當識其進爲之序。而深造之。以求其至。而後已也。朱子答江德功書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言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此爲江氏偏重自新。故言此以答之。然卽此可見。無所不用其極。便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用其極者。必求止於至善也。蓋已包八條目而爲言矣。

問大全盧氏謂止字用字二義互發。止則非紛紛擾擾。用則非槁木死灰。景氏謂能止然後能用。稼書是盧而非景。如何。唐顧城

章句曰。欲止。或問曰。求其止。則用字當如志字之義。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注曰。知乎此而心必之焉。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正此謂也。觀朱子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之云。亦足證耳。盧說亦非。

問或問云。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然首章已云。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



端也。兩處以不相符何故。李廷焯

湯是自新之至。傳言盤銘只言自新。以為新民之端。次引康誥。乃及新民之事。後引文王之詩。則是以自新新民之極而言。故結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謂必如盤銘之自新。而推之以新民。如康誥且小心翼翼。求寧觀成。至於燕及皇天。而命自我立。斯為自新新民之極耳。上三節只是引經指言其事。而有淺深先後之序。總不要粘着湯武文王與前章例。

傳三章

問首節以民之止于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物字即

格物之物。蒙引謂其綱則明德新民。又似即物有本末之

物如何。向來兩

經文兩物字原是一般。朱子曰。治國平天下。與格致誠正脩齊。只是一理。格物致知。知此而已。明德理會已之一物。新民理會天下之萬物。要之皆是物也。以散殊而言。一物必有所止。萬物各有所止。此與下一節皆只虛虛發明一箇止字。三節亦只說箇物各有止之。凡例四節方說至善。方是發明知止得止之實。此說本之朱子。講家多未理會如此。節便要從邦畿上影出。至善且從千里上。寓言廣大意思。而不體貼傳



文雜引經傳自有淺深先後。朱子雖一一釋出，而人弗之察。

問次節引孔子說詩之辭，發明人當知止之義。胡雲峰謂

此與下文並釋知止能得其說自是。蔡虛齋謂此節便兼

能得在內，又有說此節只重知字者如何。蕭士然

上節只言物各有所止，未及乎所止之為至善也。此節亦只

借詩言鳥之止于止隅，而喚醒人當知所當止之處。雖所當

止之處，即謂至善。然文義由虛入實，由淺入深。朱子以為此

傳文精密之妙，則講者又安可急遽而不按其節度乎。其曰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非謂鳥有知而人不可無知也。人為

萬物之靈，本來無所不知。若不知其所止，則是不如鳥也。而

可乎。此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至深且切。分明重所止，乃謂

只重知字。此從來講章之悞。愚於經文次節知止二字辨之。

蓋知字輕，止字重。固朱子說也。

問穆穆深遠之意，此指甚處。緝熙是工夫，文王不待知而

後得，何以亦有工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陸先生言敬自

敬止自止，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仇先生言敬字作主，

串合緝熙，方得註中無不敬之意。是不以緝熙為工夫也。

如何。蕭士然



或問云。穆穆文王。亦是氣象。蓋內面氣象如此也。德本光明。文王則繼續之。使其光明者無時而不光明。所謂克念是也。聖人何嘗無工夫。但用得來自然。不費思勉耳。常常地光明。無一毫私欲之累。是以雖不顯之處。而亦若有所鑒臨。雖不聞之事。而亦皆合於法度。是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敬止俱兼。內外說所止在事。安所止在心。而敬實貫之。故統以穆穆贊其氣象。而嘆其緝熙敬止也。前輩說未可從。

問第三節時講。謂是引人欲得止。必如文王。又謂五者有一定之理。萬古不易。有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註中究其精微。欲人知變化。推類盡餘。欲人知擴充。然否。

此承上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而此節則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所謂引經淺深先後之序也。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六者。人之所當知者。此也。目之六者。裏面有精微之極蘊焉。不究其極。則知仁敬孝慈信之名。而不知其所以名。故必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又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而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故又當推五者之類。卽凡天下之物。莫不有以究其精微之蘊。如此積累久之。自當脫然貫通。其於天下之萬物。庶事表裏精。



粗無不洞然於心而氣稟物欲之累自不得而蔽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新安陳氏謂注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而不知正發明傳文意中之言也蓋舉其德之要於君曰敬於臣曰忠於子曰孝於父曰慈於交曰信則一言足矣而此一言之中其蘊固甚精微也若不窮究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行也又况傳文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細味或問足見注

申究推二語乃言求知其止之梗概下節學脩之功正承此節而言安得指為欲人知變化與充擴也且方陳所止之實而遽曰欲其得止如文王則下節都成贅語矣

問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皆言治之有緒而益致

其精也緒字之義云何

黃之裳

緒謂基緒骨角既切玉石既琢已是成了箇形質立得箇基緒亦云精矣雖善而未至也復磋之方是治骨角之至善復磨之方是治玉石者之至善許東陽以循序而進講治之有緒混緒為序更是合說兩層而不專屬上層悞矣



問稱君子曰有斐何也

朱大受

前一箇有斐。虛。冒。後一箇有斐。實。落。學。脩。至。而。德。容。表。裏。皆。盛。豈。不。成。了。箇。有。斐。君。子。傳。文。盛。德。至。善。正。釋。此。四。字。

問許東陽謂既講之又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既警省

又密察有未善克勝之治平之去其不善以從善也此於

已精而益求其精已密而益求其密之義當否

蔡文獻

畢竟依語類說方得理解語類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

習討論以求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復省察克治以終之

前面若全然未學自說不得講習討論前面若全然未修亦

用不得省察克治然須知講習討論總是學省察克治總是

脩注故曰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蓋言

講貫而益講貫所以君子之學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乃為至善也脩飭而益修飭所以君子之自修猶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乃為至善也今以講習為如切討論為如磋

省察為如琢克治為如磨豈不倍欬

問或問云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玉石渾全堅確

而琢磨之功難似謂自修較難於學何耶

王承高

未知止時則知止為難既知止了則求其得止為難即經文



四書各問 卷一  
第二節慮字最是難進之旨。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須更用力以求其得。則發無不中矣。

問瑟備皆是說工夫。方蛟峰之解。然否。顏懋忠

朱子謂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備是能剛強卓立不恇地。怠惰闕。必如此說。方與釋以恇慄之意相合。蓋此是成就後氣象。有人問戰懼之時。不知果有武殺之意否。朱子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殺。又烏可犯。可見學脩已到極處。則恇慄之驗亦不異於文王之無不敬矣。是以有那威儀烜赫著見。

問恇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蒙引以恇慄為德。為義。

威儀為容。為表。條辨亦謂德是裏。容是表。如何。姚大鵬

恇慄是裏面德容。威儀是外面德容。戰懼如何言德。君子之德既盛。則裏面氣象如此耳。威儀固是容。亦脫不得德字。

問盛德至善。有分作兩項看者。有作串說者。孰當。徐敷

朱子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耳。嘗試體之。只是說此體常存。私欲脫落。萬象森然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也。分開固非。如講章德盛於內而內焉一。



至善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如此串說恐亦似是而非也。問時講云此節主意全在末二句。蓋必至民不能忘才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故後注云此二節詠嘆淫泆其味深長。孫孝源

上一節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只是陳物各有止之。凡例未及乎如何而為至善也。朱子故曰此節方說至善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調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喧威儀光輝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傳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

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今看主意只在末二句。誣矣。語類云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證分。之語拖帶說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詠嘆淫泆其味深長。玩此可見說末二句只是引新民之端。非謂不到民不能忘。尚非盛德至善也。工夫在學問自脩。到得恂慄威儀。便是盛德至善。末乃指其實而嘆美之。已德既明。民德必新。下節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卽此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之意。但因詩言前王故



四書答問 卷一 詩經

加沒世字。所謂詠嘆淫泆其咏深長者也。硬分兩截說便非。問語類門人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公本旨耶。姑借其詞以發其義耶。答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時講因謂學脩正是詩人美武公本旨。後來說得大了。故或問乃指聖人言之。又有謂數者也字。皆就武公身上指出盛德至善不必脫離如何。蕭培紀

孟子答江德功曰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者事矣。此賦詩斷章但取詠嘆不忘之義與武公初無干涉也。按此則知學問自脩亦是聖人事。學是學到十分恰好處。脩亦是脩到十分恰好處。武公亦是有學脩者。然未能便到得至善。故朱子謂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云云。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後學總不知有聖學。故以學脩切定。武公而不知與釋止至善之本旨相去甚遠。須知連上節仁敬孝慈信五者。亦不必粘定文王。只是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

四書答問 卷一 大學上 尼 壽昌講堂



四書卷一  
之所在也。此節乃言聖人所以得止之由。與其所以得止之  
驗。所謂引詩斷章。借其詞以明己意是也。

### 傳四章

問饒氏謂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蔡虛齋謂不可以  
聽訟爲末。使民無訟爲本。無情句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  
無訟處。時講是饒而非蔡。却又說無訟是民新。不是新民。  
當求使無訟。不當求之聽訟。解亦似不爽。周士釗

傳文不得字注。以不敢字釋之。便含畏字意思。蓋舊染汚俗。  
惡多自欺。有以敬畏率服之。是以虛誕之辭。有不敢盡。是民

亦明其明德也。而由於我之明德既明。可知矣。傳交本孔子  
之言。使無訟說。下注中言聖人能使五字甚明。則無情句已  
是訟不待聽。而自無大畏。民志又推本言之。要看注自然有  
以四字見得非政刑之爲。蓋惟己德既明。大有以畏服其心  
而使之至此。畏字屬在上者。乃使字之根。貼此一句。方好接  
出此。謂知本來語類。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所以  
聽訟是末。語意十分明白。聽訟亦是少不得底。但在所後。此  
是就他爭訟上。與之分辨。所以是末。使無訟者。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他自然有恥且格。而無訟之可聽。此是在我之事所



以當先。先其本了。便有爭訟。如虞芮之來質成。亦化而為禮讓矣。傳曰知本。注曰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蓋知本之當先。即知末之當後。末處亦有工夫。齊治平是三條目。非一明其明德。民便無訟也。但得其本。下面節次皆易為力耳。大學與黃老之清淨無為。而民自化者。不同。時解似云自然民志大畏。與自然大有以畏服民之志。語意懸絕。而大畏二字。文義亦不清晰。因要在上面補出我之明德既明。不知聖賢之言。渾全圓暢。朱子一一體出。何勞後人幹補。

問末句此字。自指孔子之言。留良謂只在聽訟上說此。

事之本。因為。然則當難訟。看謂末不一。末本只一。

即此可悟者。其說是與。

湯誓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蔡傳。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也。康誥曰。惟我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蔡傳曰。二者一篇之綱領。有欲康叔以德行罰之意。又有欲其用德不用罰之意。又大易屯蒙之後。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周禮登萬民之數。以詔司寇。而獻於王。又特屬之秋官司民。駁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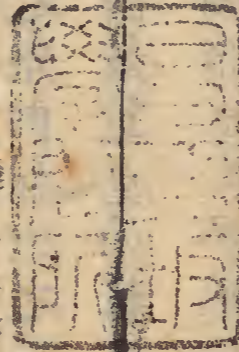
蓋聖人刑期無刑之意。以為民協于中。則麗於法者寡。甚深遠也。曾子釋本末。特引孔子此言。便是切定明德為本。新其為末而言。非舉一以例其餘也。看末傳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亦見血脈貫通之實。如何謂無訟尚非治化盡頭耶。既曰本只一本。即此而知所先後。則身脩而家齊。一國興仁興讓。豈非使民無訟乎。絜矩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所以大畏民志也。更何用類推新民之事乎。

問時講謂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是否。上

若知字不重。只當云此之謂本矣。必曰此謂知本。則是知本之先。即知末之後。本末上工夫。能循焉。以進。乃能近道。知字固最重也。如新民務乎其學。亂而教之。仁讓若不知箇本末。則將區區於聽訟。以求新民之效。一切法術刑名。與夫清淨慈悲之為。各用其私意。小智夫豈所以使無訟乎。故此知字與知至之知。更無兩箇。但此就識得。終上說。正好因此下推致工夫。以求至乎其極。然此知甚不易得。孟子而後有是知者。鮮矣。論語志於道。注曰。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潛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學莫先於立志。以其知此也。經文知止節。



四書答問 卷之九  
下所以定是物有本末一節。後欲改編者。要而已矣。傳於上  
章。既釋知止能得。又於此章釋知本末之先後。皆是與緊爲  
人處。



四書答問卷之九終大學止



